

張真戲曲評語集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張真戲曲評述集

张真戏曲评论集

张 真 著

---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

342千字 15.5印张 2插页

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40册

---

ISBN 7-104-00003-8/J·3

新登(京)字第150号

定价: 8.10元



张真 戏曲评论家。

男，1917年生，1935年参加“北大话剧社”，1938年参加“北京剧社”，1932年在四川江安任剧专讲师，1947年参加“祖国剧社”。解放后任《剧本》及月刊《戏剧报》编辑、付主编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从《游龟山》谈到《蝴蝶杯》改编本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      | 1   |
| 谈《蝴蝶杯》结尾问题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9   |
| 不要臆造古人的精神面貌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18  |
| 谈京剧《三堂会审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28  |
| 谈“丑”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40  |
| 谈京剧《猎虎记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50  |
| 谈《游西湖》的改编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61  |
| 漫谈王金龙的阶级成分和人物评价·····            | 73  |
| 谈《十五贯》的三个人物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87  |
| 再谈周忱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94  |
| 谈滇剧《送京娘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98  |
| 扩大戏曲上演剧目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102 |
| 尊重原作的独创性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109 |
| 戏曲艺术在前进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《戏曲人物散论》后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113 |
| 从政治标准看三个戏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上党戏《雁门关》、《三关排宴》和京剧《探母回令》····· | 119 |
| 艺术的魅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看川剧有感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147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重视剧目的思想分析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59 |
| 谈《黑旋风李逵》的改编工作·····        | 164 |
| 谈《双合印》中的两个小人物·····        | 168 |
| 在剧目分析上正确地理解文学人物·····      | 171 |
| 武技怎样成为演技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谈《三岔口》的演技·····          | 194 |
| 一出“辣”戏——《打红台》·····        | 198 |
| 论戏曲中的正面人物·····            | 201 |
| 丝弦戏《空印盒》观后·····           | 226 |
| 放出新的剧目来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231 |
| 从《窦娥冤》看关汉卿剧作的政治感情·····    | 236 |
| 读关汉卿《窦娥冤》第三折·····         | 243 |
| 从真人真事提高到典型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学习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札记 |     |
|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249 |
| 神话剧两题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255 |
| 漫谈话剧学习戏曲传统问题·····         | 262 |
| 眼睛的化妆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273 |
| 笑——然而不是轻佻·····            | 276 |
| 关于孙刘联盟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279 |
| 让戏曲的品种流派更加繁荣起来·····       | 286 |
| 曹操——从生活素材到艺术形象·····       | 292 |
| 看上海越剧院《红楼梦》的演出·····       | 307 |
| 薛仁贵担水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315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古为今用及其他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与一位剧作者谈历史剧的一封信····· | 318 |
| 重读《马伶传》·····          | 332 |
| 论历史的具体性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与一位剧作者谈历史剧的一封信····· | 338 |
| 论有所不能,不失为英雄·····      | 353 |
| “就是妖怪,也不准打”·····      | 358 |
| 看昆曲新翻《李慧娘》·····       | 362 |
| 〔附录〕:鬼话·神话·人话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从昆曲《李慧娘》平反谈起·····   | 367 |
| 读豫剧《花打朝》·····         | 372 |
| 〔附录〕:《花打朝》重看有感·····   | 380 |
| 旧社会艺人的血泪史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评曲剧《啼笑因缘》·····      | 384 |
| 写人为主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《战洪州》给我的启示·····     | 391 |
| 历史题材 大有可为·····        | 404 |
| 谈谈戏曲工作的两大任务·····      | 409 |
| 学点传统编剧手法,更戏曲化一些       |     |
| ——漫谈现代戏的创作·····       | 416 |
| 喜看莱芜梆子《红柳绿柳》·····     | 424 |
| 不必把古人洗刷干净·····        | 432 |
| 要在历史背景上评论历史人物·····    | 436 |
| 田汉同志京剧《武则天》上集读后·····  | 441 |
| 薛仁贵担水和王宝钏讨封·····      | 447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试论不宜让古人执行今天的政策..... | 451 |
| 调侃笔墨 讽世文章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喜剧《土地庙来历》读后.....  | 461 |
| 一封书信论“振兴”.....      | 466 |
| 戏好不在标签上.....        | 471 |
| 要留绝艺在人间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彭俐依谢世感怀.....      | 474 |
| 戏曲不会亡.....          | 478 |
| 后 记.....            | 484 |



## 从《游龟山》谈到《蝴蝶杯》 改编本的几个问题

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，曾不断地与统治者、压迫者进行了不屈的斗争。虽然统治者、压迫者常常用屠杀和刑罚来威胁劳动人民，但斗争的火花，却从没有熄灭过。人民在高压下，反而锻炼得更智慧、更勇敢、更深沉了；他们的斗争方式更多样、更曲折了；更善于利用统治者间的矛盾，利用某些“合法”的形式，来进行顽强的斗争了。在我们的民间故事、小说和戏曲中，有多么丰富的记录，证明我们祖先在斗争上的勇敢和智慧啊！

《蝴蝶杯》这一个戏，正是由于表现了这样的勇敢智慧，赢得广大群众的爱好，而马健翎同志根据其前半部改编的《游龟山》（到三堂会审止），更突出了剧中人物正直、勇敢、坚强不屈的英雄性格，发挥了原作的人民性和积极意义，修改工作是做得好的。

这个戏，主要描写三个人物。

一个是青年田玉川。他去游龟山，看到湖广总督卢元帅的儿子，强买娃娃鱼，打伤卖鱼老头，他就挺身而出，把卢公子打了一顿，然后逃走了。这种强烈的正义感，不计个人利害得失，正是我们传统的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”的美德，后来他

又替胡凤莲设计到县衙告状，为父伸冤，也表现了“助弱锄强”的义气。

一个是渔家女胡凤莲，她在父亲被打死以后，念念不忘报仇。她怀着坚强的斗争意志，由质问搜船的武官，到赴江夏县府投衙，一直到只身往帅府鸣冤，对卢林理直气壮，毫无惧色，都是这一个斗争意志的发展。她的威武不能屈的刚强性格，与对于统治者的迫害所采取的坚决反击的行动，都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。

还有一个是田云山。他是江夏县的知县，在他儿子打死卢公子逃走，卢林仗势搜查县衙，并逼他交出儿子的时候，他采取了对抗的态度：

田云山 慢慢，慢慢！老大人，就是卑职之子，打死公子，也要问个明白，因何事打死？情通理顺，卑职自然带子投案。杀人者偿命，欠债者还钱，还有什么说？就是这等糊里糊涂要拿俺七品县官，皇上国法要紧，只怕大人你拿我不了！

在公堂上，他是侃侃而谈，质问得卢林无言可对。这是一个有正义感、有反抗性、敢于与恶势力对抗的好官。

不用说，这三个人物，都是多年来戏曲艺人按照群众对于英雄人物的向往，逐渐塑造起来的艺术形象。马健翎同志的改编工作，使他们的形象更加完整和动人。

原来的戏里，田玉山逃到胡凤莲的小船上，二人互相看到对方美貌：“象这样好容貌世上少见，引得我在舟船神魂不

安，”因而想到婚姻，是不很恰当，且有伤于人物的高尚品质的。这种写法，把爱情庸俗化了。马健翎同志改为田玉川钦佩胡凤莲应付官兵的“英明有胆”，胡凤莲感激田玉川的侠义，在患难之交的基础上，互相为对方的性格美所感动，因而萌生了爱情，这种写法，就不是一般庸俗的恋爱了，而恰恰是田玉川与胡凤莲这样人物的恋爱。这就突出了人物，避免了爱情描写的一般化，又清除了那些旧戏曲中常用的陈腐词句。

特别是胡凤莲的性格，改编本把她写得十分突出。当中军带领官兵搜船的时候，她虽然害怕，但并不哀求免搜，反而是挺身而出，要中军来给父亲验尸、报仇：

胡凤莲（唱）骂声将军睁双眼，血淋淋尸首卧船前，既是官府把民管，快与我父申冤！

这个中军知道这是卢府的命案，自然不敢管，上马要走，胡凤莲偏不放过：

胡凤莲 将爷转来！

中 军 这一女子有何话讲？

胡凤莲 就该与我父申冤！

中 军 州有州官，县有县衙，我们武将，不理民事。

胡凤莲 住了！既然不理民事，为何领兵搜验船舱，捉拿的什么凶犯？你给我说！你与我讲！

中 军 这一女子，好一张利嘴！我不免马上加鞭！（下）

胡凤莲 好贼！（唱）几句话顶的他回头自散，险些儿吓坏胡凤莲……

这一段话，把胡凤莲的刚强、机智，以及在凶狠官兵面前一个女孩子应有的胆怯，以及她强自克服了胆怯，坚决斗争的精神，都传达出来了。尤其在三堂会审一场，她用告江夏县的借口，混进了公堂，开口便告卢林：

胡凤莲 卢林，老贼！你依官仗势，纵子行凶，家丁虎犬大闹龟山，打死我父，你姑娘与你势不两立！

卢林当然不依，要把她“推下砍了”，但她正义的愤怒，使布按三司觉得“这一女子上得堂来，满脸是泪，必有很大冤屈，焉有不问之理？”使她得以从容申诉。在她申诉以后，卢林说：“打死我儿难道罢了不成？”她毫不犹豫地立即反驳：

胡凤莲 住，住，住了！打死你儿晓得叫人偿命，你儿打死我父，难道民间父母就不是人命吗？

卢 林 这个……

胡凤莲 “这个”什么？象你这样依官胁势，仗势欺人，武昌两岸，哪有百姓活命！

她是这样聪明、勇敢，口如利刃，使得自她上场以后，这个审问田云山的公堂，完全变成她控诉卢林的公堂。卢林先是拍桌打案，后来被她问的张口结舌，众官也被她问的没有主意：“噢，大家想来！大家想来！”但是想不出主意来。胡凤莲还不饶过他们：

胡凤莲 众位大人，民女看出来了。

众 官 看出什么来了？

胡凤莲 看出众位大人，官官相卫，不肯得罪卢大人。

也罢！依民女之见，吩咐你们手下人等，将民女一刀杀死，斩草除根，一免为父申冤，二免大人作难，岂不甚好！

在她催逼之下，众官与卢林之间，也起了分裂，其中董温竟站在她这一边，声言要“按律行事”，卢林一怒退堂。这一段戏从她上公堂起，她就好象成了公堂的主人，剧情一直在她的主动下发展，虽然排列了许多文武官员，但观众却觉得台上仿佛只有她一个人。她对那些官员，冷嘲热骂，义正辞严，表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气魄。

这个改本，自然也有一些小缺点。例如在三堂会审一场，过分强调了胡凤莲的斗争性，使她在公堂上当面骂卢林时过于激烈，没有照顾到胡凤莲的身分、性格，不如“藏舟”一场对中军的质问恰到好处。但这个戏主要成功处，是它通过了这三个人物，表现了正直不屈的英勇品质，而教育了人民（其中田玉川写得比较差一些）。它鼓舞了人民的斗争意志，使群众看到了正义的力量，虽然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，而正义的一边，却表现了何等慷慨激昂，大义凛然的气概！他们对不义的行为，是难于容忍的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为古人的勇敢所激励，并且深深感到：这是祖先遗留下的良好的传统精神，也正是应该在我们身上体现和发扬的美德。马健翎同志的改编，发挥了主

题的积极性,实现了这三个人物的楷模作用,这是完全正确的。

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节目中,还有一个改编本:晋剧的《蝴蝶杯》。这个本子却是不大完善的。当然,全部《蝴蝶杯》是比较难改的,尤其后半部问题较多。但是把这个改本拿来,提出几个问题来研究一下,对戏曲改编工作不是没有好处的。

这个本子显著特点之一,是把田玉川处理成一个以英勇仗义始,而以背信弃义终的变节者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更动。按老本,田玉川虽然在“藏舟”一场有些轻浮,在“洞房”一场有些油滑的表现,但基本上是一个博得观众喜爱的、见义勇为的青年。这样的形象是具有教育作用的。现在这样一改,这形象就失去教育作用了。究竟为什么我们要看一个戏,描写一个懦怯的坏蛋,偶然(我说是偶然,因为那举动很难说符合这坏蛋的性格)见义勇为,打死卢公子,随后很快又妥协了呢?这主题的积极意义在哪里呢?究竟剧作者企图在田玉川身上,说明一个什么问题?如果他决定写一个变节者,要观众引以为戒,那么,前面写他抱不平打死卢公子,就是很不适当的了,那样的行为完全不能表现变节者的本质。对于这一点,即前后部人物性格不统一,改编者是考虑的不够周到的。

也许改编者认为,按照田玉川的家庭成分,并非劳动人民,因而应该把这青年的正义行为,写成偶然发生的,与他的思想性格仿佛无甚关联似的,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:即对旧戏曲中非劳动人民出身的英雄人物,如何看法?我以为,在古典剧作中,取某一特定人物(反动派当然不在内)的某一特定长处,加以表扬、赞美,用以教育群众,是完全可以的。祝英台

也是官宦之家，但剧中取她对爱情的严肃而真挚的态度一点，加以肯定，对观众是起了教育作用的。在戏里受到称颂的是她的正义性，而不是她婢仆如云、颐指气使的“官宦性”，不是吗？把旧戏曲中对劳动人民的毁谤和歪曲，改正过来，是完全正当的；但一定把古典剧作中的贵族、官吏、士大夫……都改成仇视人民的，或至少无足称颂，不能担当剧中的英雄人物，是违反历史真实的。单纯根据一个人的阶级出身，代替对于他的具体思想、性格的分析，这显然是不妥当的，这样作没有好处。并且按照原本，戏中讽刺的笔锋，是朝着仗势欺人，压迫良民的卢林父子的；晋剧改本，却把抱打不平的青年，鲠直不屈的官吏都在结尾讽刺一番，这样改法，是非并不分明，修改者的立场也不见得明确。

其次一个重要改动，是结尾把胡凤莲与田玉川的婚姻拆散，写胡凤莲知道田玉川与卢凤英成亲，她就遣人把当初的聘礼蝴蝶杯送还，独自驾船而去了。这办法颇生硬。田玉川和胡凤莲的爱情，是经过“藏舟”一大场戏肯定下来的，他们此举是自愿的、自主的，而且在当时封建婚姻制度下，是勇敢的；他们的爱情是为前半部戏所肯定地加以渲染，而为观众所密切关心的，戏以《蝴蝶杯》为名，其意可知。如今改成胡凤莲出走终场，却把一个受父母之命，毫无爱情的婚姻（田玉川与卢凤英的婚姻）肯定下来，而将观众所拥护，自然而合理的婚姻拆散了，这样改法是不恰当的。一篇文章，一直以男女主角的爱情贯串全文，到了末尾，这爱情却被女主角（同时就是被作者）轻易放弃了，这种文章结构不能不说是奇怪的。我想改编者的意思，大概有两点，一方面改编者是不赞成田玉川娶二妻的，（可是

这样一改，岂不又象是赞成包办婚姻了吗？）对这一点，我以为，不要在舞台上表现三人同拜花烛以宣扬多妻制是对的，但写得古人的行为仿佛竟完全合于今天的社会习惯和道德标准，那就不必要。另一方面，改编者可能认为胡凤莲是劳动人民，不愿写她与官宦公子联姻吧？那么，为什么在“藏舟”一场又写她对田玉川表示衷心的爱情，“投衙”一场又亲切地认了公婆呢？有了以上的描写，最后出走一场就是突然的了，从她性格上说，也就缺乏根据了。

这个问题，是与田玉川性格问题相联系的。把田玉川处理成反面人物，就会有許多地方无法自圆。应该承认《蝴蝶杯》的后半部改编的困难较多。这些困难，是从原剧本的缺点所产生的。原剧本的前半部，人民性较强，能够比较尖锐地提出问题，而且把问题放在阶级矛盾上来表现；而剧本后半部，却是人民性、封建性混杂的产物，把前半部分明的是非善恶，用婚姻的纠葛搅乱了，问题弄模糊了，主题也不明白了，人物性格不是得到发展，而是退缩了，甚至面貌不清（如田玉川）了。这都是原剧本给改编者留下来的难题。应该克服这些困难，使这一有名剧作，更加完好，人物形象更加鲜明，主题更富于积极性，富于教育意义。但一定要经过仔细的、周密的对于人物、主题的分析研究，和对全剧情节的全面考虑，作成一個和谐、完整的艺术作品，防止任何简单化的倾向。不要用简单的阶级标记，代替复杂、生动的人物形象（他的全部思想，感情，人生观和社会教养等等）。

1952年12月



## 谈《蝴蝶杯》结尾问题

《蝴蝶杯》这一个戏，生活描写较真实，性格刻画较鲜明，故事性很强（这是我国戏曲的传统优点），其人物为广大群众所喜爱，因而流传十分广泛，华北一带人民，大半都熟悉这个故事。对于这样一个戏的修改工作，无疑是应该很好展开讨论、研究，以使这一流行剧目，能够更加完整，具有更高的教育性和艺术性。

这个戏的结尾如何修改问题，是引起了争论的。——老本是以“大团圆”结束；山西梆子改本是以“毁婚”结束（胡凤莲因田玉川与卢凤英结婚，一怒出走）；秦腔改本《游龟山》只到“前五堂”为止；河北梆子，我看过李桂云的戏，大体依老本，但只演到“打子”（田玉川在卢府成婚后回家，被田云山打了一顿），都没有触及结尾问题。

这个戏的结尾，是前辈作家所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，留给我们的难题之一。这个戏的前半部，剧作者尖锐地提出了问题，大胆地发展了矛盾，并且爱憎分明地表现了两方面的人物——英雄的人物与不义的人物，形成强烈的对比；但是在结尾，他却调和了矛盾，取消了斗争，把人民性与封建性混淆起